

长篇小说  
赵冬苓 著

# 南下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# 南下

长篇小说  
赵冬苓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下 / 赵冬苓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0. 1  
ISBN 978-7-5329-3079-1

I. 南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8667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 
集团网址 [www.sd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)  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 
电子邮箱 [sdwy@sdpress.com.cn](mailto:sdwy@sdpress.com.cn)  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 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 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 
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开本/170 × 236 毫米 16 开  
印张/30.25 插页/2 千字/443  
定 价 32.00 元

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，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党务、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。战争的第三年内，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、中级和高级干部，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，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，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。

——1948年10月10日《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》



## ... 1 ...

日头已经彻底隐下山去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月亮升起来，清亮地照在沂河边的一个树林子里，衬得一片坟地愈发宁静。孟思远疲惫地坐在常山的坟边一动不动，他觉得自己是一只刚刚蜕变的蝉蜕，身体空洞得只剩下一个壳了。深秋的冷风吹过，新坟头上覆盖的泥土散发着刺鼻的腐叶气息。孟思远揉了揉冰凉的鼻子头，哆嗦着挺直了冻僵的身体，想从裤兜里掏把烟末子，可掏出来的烟末子全都成了泥糊糊。他这才想起来，傍晚时为了清洗常山的遗体，他在沂河水中泡了大半天。

被河水浸透的衣裳冷硬冷硬的，沾满了泥土，他索性躺在了新坟边上。眼前的河面上雾蒙蒙一片，月光在上面斜铺了一条人们无法行走的大路。“常山会顺着这条大路一直走到天上去吧。”孟思远寻思着。

现在躺在新坟里的人叫常山，是南方人，一路随大部队打到北方，在南麻战役时负伤转业到了地方，任当地的县委组织部长。那时候孟思远刚刚二十出头，整天闹着要从地委书记唐志先通讯员的位置上下到第一线，常山缺人手，就把孟思远要了过来。刚一认识常山，孟思远打心眼里就喜欢这个老大哥。不仅仅是因为可以经常听到绘声绘色的战斗故事，而且还有那些他听不大懂的大道理。战友们经常开常山的玩笑，说他是“南蛮子”，说话也听不懂。常山从来不恼，笑嘻嘻地默默接受着，身上竟透出一股北方人的憨厚和隐忍。没有半年，他的山东话已经地道得不得了。

2 共事一年多了，孟思远总觉得自己和常山是亲弟兄，不但在感情上，在眉



眼上也有几分相似。县武装部长王三成、民政部的娄振，这些铁哥们也时不时拿孟思远开个玩笑，说是不是老孟大爷早些年去南方留下了种，要不孟思远怎么和常山那么要好。刚开始，孟思远还要追着踢他们的屁股蛋子，虽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多年了，这种玩笑也开不得。久而久之，孟思远也不再争辩，反而和常山的兄弟情谊越发醇厚。

想起这些，孟思远不禁又流下泪来。

半个月前，县委组织部接到通知，因为淮海战场战斗激烈，民政部门抽不出多余的人手，县委命令常山带领一部分人支援前线给养。孟思远这辈子也不会忘记，那铺天盖地的尸体和直钻脑子的刺鼻的硝烟。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时候，常山那些反常的表现和他说的这些话，更让孟思远费了思量。

那是一个夜里，常山明显地犹豫了一下才问：“小孟……刚才，掩护我们的时候，你害怕了没？”孟思远有些诧异地看着黑夜中的常山，摇了摇头。常山突然笑着，有些疑惑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刚才带着大家往上冲的时候，咋突然害怕了呢？”

孟思远吓了一跳，没接茬。常山看着面前的黑夜，说：“真的，我怕了。我十六岁参加革命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从南方一直打到北方，比这更激烈的战斗也经历过多少次，从来没怕过。可刚才，那个送弹药的兄弟死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怕了，腿肚子发软。要不是敌人的子弹在后面追，我可能就跑不动了。我自以为不是个怕死的人，刚才，我突然怕死了。”

孟思远惶惑地看着他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战士说了一些他以前根本不可能说的话。常山接着说：“真的，我那一阵真怕死了。我从家里出来已经八九年了，从那以后和家里再没联系过。出来的时候，小妹才一杆长枪那么高，如今，该是大姑娘了，也不知道她和我母亲过得怎么样。”孟思远默默地听着，从裤兜里掏出烟末子给常山卷了一支烟。平时，他不舍得抽，都是给常山留着。常山接过去夹在耳朵上，顺手打了孟思远一巴掌：“臭小子，咋了你？不知道夜间行军不许抽烟？”孟思远咧咧嘴，说：“我看你有些失神，一着急忘了。”常山声音有些惆怅，接着说：“快解放了，我



## 南下

一直想，等解放了，我赶快回家，好好孝敬我母亲。可刚才往上冲的时候，我突然想，要是这回死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我母亲和我小妹了……”孟思远突然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常部长，我……其实，我刚才也怕了，怕得比您还要厉害。常部长您也知道，我父母早没了，小妹还没长大，我刚才突然想，万一我……小妹她靠谁去？常部长，要不是想到您带着人在前面呢，也许我就冲不上去了。”常山笑了：“冲得上去。快解放了，好日子就在前面了，谁想死啊。”孟思远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二人不再说话，抬头看着东方快要升起的太阳。在漫无边际的黑夜里，勇敢的人们为了崇高的信仰尚且不惧艰险，奋勇战斗。为什么越是接近黎明了，反而有些患得患失了呢？难道是怕失去那看到光明的机会吗？毕竟，这些活着的斗士们，已经半条腿踏进新世界了。

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树林边有些动静，把孟思远从思绪中拉回来，他听出那是王三成的脚步声。这个大大咧咧的山东汉子走起路来咚咚的，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“思远，思远，哎呀，你急死我了，一夜你都没回去，真怕你出什么危险。”王三成一路小跑过来小声说道。他看到孟思远浑身半干的泥浆，摸了摸，气呼呼地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他披上。“我知道常山同志牺牲了你难过，可也不能糟蹋了自己的身子骨啊。”他一屁股坐在孟思远的身边，突然又站起来回过身冲着新坟郑重地敬了个礼，叹了一口气又重新慢慢坐下，从腰带上抽下旱烟袋点上，“吧嗒吧嗒”吸个不停。

“你们从哪里带回来个黄毛丫头？还受了伤。”王三成显然是想让孟思远缓缓神，怕他老是沉浸在悲伤之中。可谁知道起到的效果恰恰相反。“要不是……”孟思远突然不知哪里来的火气，嗓门都变了调，把王三成吓了一跳。孟思远嗓子里卡满了痰，声音变得尖利而怪异，他接着说：“要不是因为她，常山同志怎么会牺牲！”王三成按住了要跳起来的孟思远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别冲动，慢慢讲给他听。

“前天下午，我们撤退到姬家峪的时候碰到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，本来可以安全撤离的，可不知这个丫头从哪里蹿出来的，迎着敌人的子弹到处乱跑。

4 我去救她，常部长为了掩护我，被手榴弹炸到了……”孟思远稳了稳心神，



叹口气说道。

“留话了吗？”王三成问了一句，又默默地抽着烟，也许是劣质烟叶的呛人气味使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“常部长……让我找到他娘，照顾好他妹妹……”孟思远嘟嘟囔囔地说着，却已经是泪流满面，突然抱住王三成号啕大哭起来。从常山牺牲开始，他用独轮车推了七十里的山路才把常山的遗体带回驻地，别人过来帮忙，他都用血红的眼睛怒视着对方，吓得战友们远远地看着。之后，他一言不发地背着常山到沂水河里清洗。一天一夜，他发疯似的处理着常山的后事，直到现在，在王三成面前，他才终于把积攒在心底的悲痛释放出来。嘶哑的充满了无奈的哭号，顺着沂河水传出好远……

河边民居的烟筒里冒出炊烟，王三成背着孟思远从树林里走出来。孟思远昏昏沉沉地趴着，王三成把他背到河边给他擦擦脸，问：“你准备到哪里去找常山同志的母亲和妹妹？”孟思远无助地摇摇头：“他临死前只是说‘大屋’，可能是南方的一个大屋子吧。”王三成甩了甩手上的水，惊讶地嚷嚷说：“老天爷，这天底下大屋子多的是，你找得到吗？再说兵荒马乱的，家里早没人了也不一定。”孟思远伸手打断了王三成的话，示意他背自己回去。

孟思远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。刚刚睡醒，手指头一点儿劲都没有，他费了半天劲才把衣服扣子扣好。有些破的衣裳显然已经补过，一定是妹妹趁他昏睡的时候拆洗缝补的。快吃午饭的时候，王三成过来找他去县委大院。

县委大院是一处很大的院子，院里人来人往，军人也有，地方干部也有，有扛枪的，也有空手的，人人都精神抖擞，匆匆忙忙。

“思远，被你们救下的那个小姑娘叫周玉，昨天已经被部队转到咱们地方了，她负了点轻伤，部队上顺水推舟就把她留给咱们了。哎，这个丫头可爱哭了，为了这事哭了大半天。”王三成嘴里嚼着几颗大红枣，满嘴甜丝丝的气，顺手把几颗好的红枣塞给孟思远。孟思远“嗯”了一声，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王三成呵呵地笑了：“哎，思远，你报不报名啊？唐书记从华东局开会回





## 南下

来了，中央要组织一万五千名干部南下，马上就开大会动员大家报名呢。你报不报啊？”孟思远没在意：“我没听说。三成，常山不是和你住一间屋吗？他还有遗物吗？我去收拾一下。”王三成大咧咧地说：“彻底的革命者，有什么遗物啊。你报不报啊？咱们一块儿南下吧。南下好啊，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，中央这是犒劳咱，叫咱去大城市坐江山开洋荤呢。”孟思远把他往住处推着说：“等听了文件再说吧。我还是去收拾一下，总会有些东西留下。我去看一下，如果有，将来等找到他的家，也好交给他家里。对了，你平常听常山同志说起他是哪儿的人了吗？”王三成摇摇头：“我成天喊他南蛮子，还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啊。”说着让孟思远自己去宿舍，他却往办公室跑去了。

很简陋的宿舍，两张床，一张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是常山用过的。另一张乱七八糟，显然属于王三成。但是王三成另外有家，只是偶尔加班的时候在这里猫一晚，或者被老婆打出来的时候。孟思远一个人在屋里找东西，翻翻床头，又看看桌上，是没什么东西。桌上有一支钢笔，孟思远收起来了。床头有一件显然是家里做的褂子，孟思远也收了起来，又拉开抽屉看看，里面一件小物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那是一个长命锁，上面系着一根红绳。孟思远慢慢地拿起来看着。

王三成提了一个小布袋进了屋：“天哪，弄这点烟叶子容易吗？一个月的津贴差不多全进去了。思远，有人找。你小子，艳福不浅啊。”说着冲他挤挤眼。孟思远一抬头，一个女卫生兵跟进来，臂上带着一个红十字。孟思远赶快小声地说：“别胡说，我根本不认识人家。”转过头来热情地招呼着，“同志，找我？”卫生兵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就是孟科长啊？你快去看看。你们这是给我们送来的什么人啊？”孟思远听了摸不着头脑，卫生兵接着说：“那个小女孩，送来的人说，是你让她送到我们医院的。”孟思远想了半天，终于想起来了，对方说的“小女孩”就是王三成提到的周玉，便答应道：“噢，她啊。她咋啦？”卫生兵说：“也不吃也不喝，成天坐在那儿掉眼泪。我们算没办法了，你快去看看。”

6 待确定了这个小女孩就是周玉后，孟思远有些不耐烦：“我们不过是路上



顺便救了她，和我啥关系啊？”卫生兵很奇怪地瞅了孟思远一眼：“你把她送来的，和你没关系难道和我们有关系？快去快去。你不去，我们院长批评我。”孟思远还没答应，王三成那边忙活开了：“周玉？说你有艳福你还不承认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小丫头长得可带劲了。”说着捶了孟思远一拳，又对卫生兵说，“去，我们马上就去。”孟思远扒拉了王三成一把：“啥我们？你想去你去！”王三成搂住他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同志，得有点儿阶级感情嘛。走走，我陪你去。”

卫生兵陪着孟思远和王三成一路向医院走来。王三成连搂带拖地把不情愿的孟思远带到了医院门口。卫生兵问：“她才多大啊？怎么就混到咱们部队来了？”王三成嘻嘻哈哈地说：“不是冒充的吧？”卫生兵说：“还真不是。前几天她部队上两个人来看过她了，从那以后就不吃饭了，一问她话就掉眼泪。哪有这样的兵啊？不如留在爹妈身边让爹妈哄着呢。”王三成悲天悯人地说：“真招人怜啊。”孟思远愤愤地说：“别瞎说，你可怜她你去。”说着又转身往回走。王三成赶快又拉他：“走，走，都到这儿了。”

卫生兵挑起门帘，对屋里说道：“哎，小同志，孟科长看你来了。”周玉呆呆地坐在床前，看着窗外发呆。在战场上被硝烟熏黑的脸庞已经清洗干净，俊俏的脸上嵌着一双大眼睛，会说话的眸子里流露出无奈的眼神。孟思远和王三成挑起门帘进来，周玉一看到孟思远眼圈就红了，眼看着眼泪就要掉下来。

王三成看得眼发直，在下面扯了孟思远一下，小声地说：“天哪，可真招人怜。这咋回事啊？你小子干啥了？”孟思远生气地捅他一下：“你胡说些啥啊！”回头看着周玉，生硬地问，“你到底咋啦？”王三成皱了皱眉，说：“孟思远，你对女同志啥态度？小妹妹，医院说你不吃饭，有啥事吗？”

周玉看了孟思远一眼，眼泪又在眼眶里转。孟思远讨厌地别开了脸。王三成逗她：“这是咋啦？今年雨水多，发大水了？小妹妹，到底咋啦？”周玉勉强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说：“部队说我受伤了，让我转业了。”一边说着就控制不住了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哗淌下来：“我根本没受伤，不过是擦破层皮，就不要我了，哪有这样的啊？”王三成忙不迭地劝道：“早就该这样了。”



## 南下

打仗那是什么人干的？大老爷们啊。这么小的闺女在部队干啥？哪个部队的？”周玉哽咽着说：“四野的。”王三成一拍脑门：“天哪，还是正规野战军，俺这辈子想正规一回还没正规上呢。四野的咋上我们这儿来了？”周玉接着说：“我是宣传队的，那天去集市上买演出用的绸子，迷路了，没想到就……”说着感激地看了一眼孟思远。

孟思远“哼”了一声，索性背着身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下来。王三成笑起来：“一出门就迷路还当野战军啊？怪不得部队让你转业。”孟思远回头拦住胡说八道的王三成说：“哎，你们部队让你转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那你就转业呗。”周玉哭得抽抽搭搭：“什么呀，我们部队已经走了。”孟思远答话：“他们当然得走了。野战军一天打好几个地方，能带着一个一出门就迷路的伤兵吗？你转业了，找地方报到呗，现在到处都要人。”周玉说：“我……我不想留下。孟科长，您帮我说说行吗？”孟思远提高了嗓门咋呼道：“说啥呢？我上哪说？你们部队不是走了吗？”周玉说：“我知道现在正动员干部南下呢。您帮我说说，我南下吧，我家是镇江的。不过只要部队要我，去哪里都行。”王三成“嘿嘿”一乐：“好主意。”“好主意你去说吧。”孟思远拦住他，然后对周玉说，“我根本还不知道南下是咋回事呢，咋替你说？你好了伤自己找地方说去吧。”周玉又哭起来。王三成心疼地说：“孟思远，你小子心真狠。这么小的孩子哭得五八四十的，你也不心疼。”说着劝周玉，“好好好，我一定让这小子去替你说。好好养伤，过几天我们再来看你。”

王三成拉着孟思远从屋里出来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小子咋回事啊？对周玉这么冷。多招人怜的孩子啊。”孟思远叹口气说：“如果不是她，常部长怎么会牺牲？这么小的丫头片子，不在家里让爹娘哄着，出来给人添麻烦干啥？”正说着，民政部的娄振远远地喊他们去开会。

一个大院子里，前面扎了个大台子，上面写着“动员大会”四个大字。孟思远进来的时候，院子里已经差不多坐满了。有地方武装、妇女组织、青年组织，还有地方干部队伍，都坐在小马扎子上，整整齐齐，正在拉歌。一个十



八九岁的女孩，穿着整齐合体的军装，正有力地挥动着胳膊，指挥唱歌。这个女孩子叫司徒梅，清秀的脸上总是一副成熟坚定的神情。孟思远找了找，在地方干部队伍里，他找了个空地放下马扎子坐下，然后就抬起头来，用迷恋的目光，远远地看起司徒梅来。

有人在后面捅他一下：“哎哎哎，眼珠子瞪出来可没人接着啊。”孟思远吓了一跳，一回头，娄振正笑嘻嘻地看着他。娄振笑着冲远处的司徒梅努努嘴：“这回还说啥？早就说你喜欢她，还不承认。”孟思远涨红着脸嘟囔着：“别胡说，我连话都没和人家说过。”娄振“哈哈”一乐：“暗恋，标准的暗恋。虽说现在是革命时代，时兴自由恋爱，不过我估计这事儿对你来说还比较困难。说，需要媒婆吗？我算一个。”孟思远推了他一把：“还胡说，叫人家听见，影响不好。咱哪配得上人家？”娄振正色道：“咦，咋配不上？她不过是宣传干事，你可是组织科长哩。”孟思远恳求地说：“娄振，别乱开玩笑，咱可真没敢想过。”娄振说：“好好好，可是告诉你，过了这村没这店了，要是错过了，后悔一辈子别怪我。”

那边，军歌已经唱完了，司徒梅开始拉歌：“妇救会！”

战士们一起喊：“来一个！”

“妇救会！”

“来一个！”

妇救会顿时乱了，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说：

“咋办呢？”

“咱会长还没来呢。”

“这可咋办？谁指挥啊？”

一个五大三粗、大脸膛的女人站起来。女人二十七八岁，泼泼辣辣的样子。她叫姜天美，是村里的妇女主任，王三成的媳妇。姜天美咋呼着大嗓门说：“咱不能认输啊。来来来，我来指挥。”有人怀疑地问：“你会吗？”姜天美眼一瞪：“没吃过猪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不就是两只胳膊比画吗？来，唱啥？沂蒙山小调吧。”说着就起了头，一张嘴就跑了调。女人们张嘴唱起来，




全跟着她跑了调。姜天美学着司徒梅的样子，举起两条胳膊胡乱比画。她不指挥还好，一指挥全乱了套，女人们有的快，有的慢，有的高，有的低，乱成一团，引起会场一片大笑。姜天美有点慌，越慌两条胳膊挥得越快，女人们也就唱得越乱，笑声越来越响。王三成坐在干部队伍里，看着姜天美，咧着嘴笑，身边的人把头凑过来说：“嘿，嫂子可真厉害，还会指挥唱歌哩。”王三成骄傲地笑着：“俺媳妇，嗯，没有不会的事儿。”

几个人走上台来，为首的是地委书记唐志先，他四十岁左右的样子，神情严肃。身边的人敲了敲扩音器，发出了响亮的声响。姜天美如遇救兵，赶快双手往下一压，女人们终于把这段痛苦的歌唱完了。

会场上只有唐志先那响亮的声音：“解放战争的进程，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，蒋介石兵败如山倒，我大军正在胜利南下，大片国土重回人民之手。”热烈的掌声响起来。唐志先接着说：“可是，问题来了：这些地方怎么办？谁去管理？那些城市交给谁？干部的不足，是现在困扰我们的重要问题之一。所以，中央在西柏坡九月中央会议上，提出要抽调五万三千名干部随军南下，其中我们华东地区要抽调一万五千名。华东局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，决定这一万五千名干部，完全由山东负责……”会场一片嗡嗡声，大家低声议论着。

不知从哪个角落开始，说话的人住了嘴，会场不久就安静下来，大家都不说话了。唐志先看着大家，语气平静地问：“有谁愿意南下吗？”会场上鸦雀无声。唐志先等着。王三成突然站了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是沂中县武装部长王三成，我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随军南下！”另一堆人里，姜天美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叫了一声：“孩他爹……”身边的女人们已经开始喊口号：“向王三成学习，向王三成致敬！”姜天美急得直挥手：“别喊了别喊了。刚分了地，他走了，地谁种啊？”唐志先笑微微地说：“三成同志啊。三成同志一向积极，天美同志呢？天美同志支持吗？”身边的女人去拉姜天美：“在这儿呢。”姜天美迫不得已站了起来，面带难色地说：“支持，首长。只要是革命，俺还能不支持吗？”唐志先“哈哈”笑着：“我知道天美同志工作一向积极，这回也不会落后的。”



姜天美得意地朝王三成抬了抬下巴，意思是王三成今天很给她长脸。一个女人笑着说：“你可小心点儿，王三成进了城就找洋学生，不要你了。”姜天美连个眼也没打，响亮地说：“他要敢当那陈世美，俺就当那秦香莲，俺扯着孩子进开封府，找那包公，狗头大铡把他铡了去！”全场哄然大笑。王三成在这笑声中吓得一缩脖子。笑声感染了在场的人，原本有的或大或小的顾虑被冲散了，站起来要求南下的干部越来越多。孟思远却使劲埋着头，努力缩小着目标。身边不断有人站起来。娄振着急地说：“咋办？思远，你报不报？”孟思远问：“你呢？”娄振说：“你说我咋报？我老婆刚怀孕，再过几个月就生孩子了。我不像你，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不饿。”孟思远皱着眉说：“可我心里没别人，小妹还靠着我呢。”娄振焦急地搓着手：“可是咱要不报，领导不会说咱工作不积极吧？”两人使劲低着头，在那里窃窃私语，没想到王三成过来了：“哎哎哎，咱这个班子里，可就剩你俩没报名了。到底报不报啊？”他的大嗓门惹得周围的目光全落在他们身上，连唐志先也从主席台上朝他们这边看着。

孟思远一抬头，正碰上唐志先的目光，赶快又低下了。娄振站起来：“报，咋不报啊？我坚决要求南下！”王三成拍拍孟思远的脑袋说：“思远，就剩你了，你别拖咱这个班子的后腿。”孟思远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报……我报还不行吗。”

会议就在一片欢喜的气氛中结束了。唐志先和几个干部一起向外走，一边走一边交代着工作，身后跟着他的通讯员小刘。“大会动员，只是一种方式，会后各县马上开会，摸清干部的思想情况，做到积极、慎重，组织动员和个人自愿相结合……”他突然停下脚步，他看到了孟思远。孟思远正低着头，夹着马扎子往外走，落在了人群后面。唐志先远远地招呼他：“小鬼。”

孟思远跑过来。唐志先交代完了工作安排，领着孟思远进了办公室。所谓办公室，也是老乡家的房子，一边有一张铺，另一边就是办公区。孟思远低头坐在椅子边上，小刘端了一杯水进来，唐志先接过来，放到孟思远面前。孟思远赶快站起来双手接住。唐志先端详着他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听说升县组织科



# 南下

长了？离开我这儿，进步得很快。”孟思远点头说着面子话：“全靠组织上的培养。”唐志先笑着：“到我这儿，就不用再说漂亮话了。说吧，想走吗？”孟思远低着头说：“想……刚才，不是报名了吗？”唐志先笑微微地看着他：“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。真想走？”孟思远抬头看看唐志先，想说什么，又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唐志先像看透了他的心思，问：“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家？”

“是。唐书记，您是我的老领导，我不瞒您。我家里没人，小妹才十六岁，我要是走了，她咋办啊？”

唐志先喝了口白开水，说：“小鬼，我不是一定要求你南下。这次抽调，原来的班子会一分为二，一半走，一半要留下。你如果真不想走，我就批准你留下。可是，你跟我当了好几年通讯员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不能不关心你的进步。你自从参加革命，就一直在沂蒙山区打转，外面的天地到底有多大，你从来没见过。中国有个成语叫井底之蛙，知道不知道？坐在井底望天，以为天就是锅盖这么大，跳出井来，才知道外面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小鬼，你要不断地进步，不要有小农思想，只想过好日子啊。”

孟思远抬起头来，恳求地说：“唐书记，我知道啦。我不是已经报名了吗？”唐志先也不再勉强他：“你妹妹的事，你好好想想，如果实在不好安排，你就留下。”孟思远起身告辞：“我知道了。唐书记，我先走了。”他转过身向外走，走到门口，突然想起周玉的事，便又倒回来跟唐志先汇报。

周玉站在床前，正在换衣服，外衣脱在那儿，穿着白衬衣，露出窈窕有致的身姿。孟思远一挑门帘进来，正要打招呼，突然发现进来得不是时候，急忙道声“对不起”出去了。周玉脸一红，抿嘴笑着，赶快把外衣穿上，过去挑开门帘请孟思远进来坐。孟思远背着脸站在门外边连声说：“对不起，是护士让我进的。我不进去了，我来告诉你，你的事，我和唐书记说过了，他说可以考虑。你如果能动了，就去找他一下。记着，是唐志先书记。”说完就急匆匆走了。周玉在后面忙不迭地感谢他，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由得一笑。

12 周玉赶到唐志先那里时，县委书记陈家善正好在屋里谈事情，看上去，陈



家善是个很沉默的人。周玉只好跟通讯员小刘打了声招呼在门外边等。院子里很静，屋里的谈话听得清，就听唐志先说：“组织上研究了你的具体情况，想和你谈谈，你到底能不能走。如果不能走，组织上考虑让副书记邱胜同志去，你可以留下。”陈家善有些着急地请求道：“我能，怎么不能？除非组织上认为我不能胜任，否则的话，我坚决要求南下。”唐志先看着他，有些犹豫地问：“家里没问题吗？”陈家善急忙回答：“没问题。唐书记，我啥时候因为家庭问题影响过工作？”唐志先沉吟了一下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就去吧。不过，家庭的问题，还是要好好处理。对了，其他报名的同志情况怎么样？”陈家善说：“都很积极。对了，只有一个。”唐志先问：“谁？不是孟思远吧？”

“不是，是娄振。”

“娄振？那个民政干部？他怎么了？”

陈家善说：“他昨天让人捎了个信，说是晚上到猪圈里大便，被猪拱下来，压猪圈的石头把脚砸着了，怕是不能走了。”

“这么巧？不是找借口吧？去或不去，不缺这一个，但要是欺骗组织可不行。找个人带路，咱们去看看他。小刘，小刘，娄振家你认识吗？”

小刘应声跑进来：“娄科长家？认识。上回我姐登记结婚就找的他。”唐志先站起来说：“咱们走。”

周玉觉得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便喊了声“报告”进了屋。

“报告唐书记，我叫周玉，原来是四野的，战斗中受了伤，转到地方了。”

唐志先看着眼前这个小姑娘明白过来：“噢，你就是孟思远向我提到的那个兵吧？天，这么小，怎么就当了兵？”周玉着急了：“什么呀，人家根本就不小了。”唐志先笑起来：“只要问，没一个承认小的。怎么，你也想南下？这么小，南下你能干什么？”周玉急得又红了眼圈：“我什么都能干。”唐志先说：“南下可是要靠两条腿的。你能走路吗？累了找妈可找不到。”周玉接不上嘴：“唐书记，什么呀！”声音都有点变了。陈家善笑着说：“算了，唐书记，这么小的孩子，你逗人家干什么？她愿去，就让她去吧。”

唐志先指着陈家善一乐：“哈，你愿意带，就让她去你那儿吧。”周玉破 13





涕为笑，目送他们一行出了大院。

因为知道武装部长王三成和娄振的关系不错，唐志先和陈家善叫王三成一块儿跟着过去。小刘牵着马在后面跟着。路边的老乡纷纷和他们打着招呼。王三成提着嗓门吵吵着：“叫我说，这小子准是装病。他媳妇刚怀孕，你想想吧，他愿意走吗？唐书记，陈书记，到了那里，你们别管，看我咋咋他。”陈家善急忙拦着：“王三成，在唐书记面前，别胡说。”唐志先喜爱地看着他：“你倒是一身轻松。”王三成大咧咧地说：“那当然，俺王三成是个彻底的革命者！”正说着，便到了娄振家的院门跟前。

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喂猪，看样子是娄振的老婆。王三成领着唐志先和陈家善进来，打着招呼：“弟妹，忙着呢？娄振呢，在家不？唐书记和陈书记来看他了。”娄振妻一回头，吓了一跳，连个招呼都没来得及打，赶快回身往屋里跑：“当家的，来客了！”王三成回头对唐志先和陈家善扮了个鬼脸，意思是：叫我说准了吧？三人继续往屋里走的时候，娄振妻已经又迎了出来，赔着一脸的笑：“首长，来啦。快，快屋里坐，你看这个脏。唉，你说巧不巧，正说支持他南下呢，偏偏把脚砸着了，都怨这该死的猪。”三间堂屋，收拾得很干净，显出小夫妻过日子的用心。娄振靠在床上，脚上缠着厚厚的布，见他们进来，挣扎着要下地：“唐书记，陈书记，你看看，还麻烦领导……”

陈家善赶快过来拦住他：“别动别动。好好的咋就砸着了？”娄振苦着脸说：“别提了，这个寸。”娄振妻接口道：“都怨那该死的猪。唉，脚面子全黑了，也不知道骨头断了没。”

王三成没轻没重地在他脚上捶一下：“真的假的？”娄振猛一缩，痛苦万状地呻吟着。王三成瞥见娄振瞪了他一眼，便抽身出了屋门。唐志先看着娄振，慢慢地说：“脚砸了，不能南下了。”娄振咬咬牙说：“脚砸了就不能南下了吗？轻伤不下火线。”唐志先说：“脚伤了怎么南下？南下全靠一双脚走的。”娄振不由得和妻子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不想被唐志先注意到了。

陈家善说：“算了，不能南下，就安心留在县里工作，这边的工作同样重要。一大批同志被抽调南下了，留下的同志工作担子更重。娄振同志，对留下